

文坛小世界

中国书籍文学馆

名家文存



「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我们对文学的现实如何认识，
对文学的未来是否还怀有期待？

我耐心地观望考察这个时代文学的发展变化，
作为一介书生，这大概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



孟繁华 /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中国书籍文学馆

名家文存

文坛小世界

王平题



孟繁华 /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坛小世界 / 孟繁华著.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3

(中国书籍文学馆·名家文存)

ISBN 978-7-5068-3938-9

I . ①文… II . ①孟… III .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6300 号

文坛小世界

孟繁华 著

图书策划 武 斌 崔付建

责任编辑 钱 浩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16.75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3938-9

定 价 32.80 元

目 录

第一辑 人与事

- 002 谢冕先生的性情
- 008 一个歌者的浩茫心史
- 011 从北京到沈阳
- 014 新世纪的新青年
- 023 吴玄和他的“恶之花”
- 026 儒雅的诗人 诚恳的朋友
- 030 小叙事与大历史
- 034 山岩上刻满的都是情和义
- 037 令人感动的是文化理想
- 040 “姓黄的河流”
- 043 在精神的云端拥抱生活
- 047 厚今不薄古 守正即创新
- 051 关于“母爱”的忏悔录
- 054 让爱成为精神疗治的良药
- 057 “我们为什么不快乐”
- 060 大清的覆灭与“越轨的笔致”
- 063 休提纤手不胜兵 执笔便下风华日
- 067 迷人的七都

第二辑
读小说

- 072 从高加林到涂自强
077 太行深处民间秘史
079 无边的痛苦与想象的长虹
082 都市深处的冷漠与荒寒
085 在历史与虚构之间
088 重临小说的起点
092 追问“红尘”的共同困惑
096 秋日的忧伤与温婉的笔致
098 荒诞的生活像诗篇
101 社会密码与文化记
105 为什么对“缓慢”如此迷恋
108 “现代”欲望与乡土的“溃败”
112 生活的深水区 人性的纵深处
116 《云端》与历史边缘经验
118 当个人的历史已无法书写
121 本土文化资源的现代之光

124 “70后”的身份之谜与文学地位
128 在绝望的尽头看到光

第三辑

后
时代

- 132 “清”的美学和批判
135 话语狂欢与“多余的人”
138 一个“报信的人”
141 后先锋时代的先锋写作
144 风雨飘摇中的历史与人性
146 花季的焦虑与校园病
149 两种文学的交融或嫁接
152 这一代人的爱与狂
154 少年的感悟

第四辑

看
文坛

- 158 新人民性的文学
166 当代文学地理学与地方性经验
171 文学大东北：地缘文学的建构与想象
175 非虚构文学：走进当下中国社会的深处
179 文学经典与“伟大的小说”
183 一份杂志与都市文学
187 琴坛村的民主琴弦
190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
195 《五十度灰》和它的“神话”制造

第五辑
序与跋

- 199 隐士并未归去
- 202 媒体文化与精神生活的重建
- 207 内心的困惑
- 212 为了精致的写作和阅读
- 214 一份杂志与当代中国文学现场
- 220 文人的情怀、趣味与文化信念
- 227 地域风情与人文关怀
- 234 幽灵化的江湖王国
- 240 风声 雨声 读书声
- 242 三十年：携手走过青春
- 244 《众神狂欢》第三版后记
- 246 《坚韧的叙事》后记
- 249 《坚韧的叙事》韩文版序
- 251 《文学革命终结之后》后记
- 254 《谢冕的意义》后记
- 256 后 记



第一辑
人与事

谢冕先生的性情

与谢冕先生接触，最直观的印象大概就是他的达观性情，率真坦白，同时他的“爱美之心”也是出了名的，他自己不仅衣着整洁溢光流彩，而且爱美景、美图、美酒、美食、美女、美文，凡是与美有关的人与事，他都喜欢。因此，说谢先生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也大体不谬。他到过世界许多地方，不论远近，他一定带上一部相机，除了与新朋老友“合影留念”外，还要拍许多入眼的风光备日后欣赏；谢先生爱美食，他的所谓美食不是一掷千金的“生猛海鲜”“满汉全席”“法国大菜”，而是在家常菜中吃到的美味，比如当年北大校园外“天上天”的“五花肉”，蓝旗营“红辣子”餐馆的“枝江鸭”，家乡的鱼圆汤或各地小吃，如果有老馆子烧的传统菜肴，那就更好了。吃过后，谢先生总会曲终奏雅有一番评点。如果遇上不明事理的我们，下次会再点上那道菜，这时谢先生总会委婉否决：“吃过了，换一个吧？”说谢先生爱美女可能有些不全面，全面的说法是美女也爱谢先生。只要到外地开会或有其他聚会的时候，夸张一点说，谢先生身边总是吸引着不同年龄段的各路美女们，然后谈笑风生一路拍照，

这是聚会的一道抢眼风景。上个世纪末在武汉开会，一个美女博士生总是追随谢先生左右，但晚饭后散步时却被程文超、陈晓明花言巧语抢先一步。谢先生后来笑谈曰：“商场无父子，情场无师生”。文超已过世，晓明有口难辩，虽有《与谢公相忘于东湖》公开发表试图过关，但历史公案莫衷一是，发乎情止乎礼一时传为佳话却是事实；谢先生爱美文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他也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美文，或被教材选用，或被北大校长在迎新生的大会上引用。

谢先生写美文是出自真心的热爱。他在读少年时代朋友王鹤龄《躬逢其盛自奋蹄》感言中说：“人的一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决定了他日后的发展。例如王鹤龄，他的才分是在文学，但命运却对他作了另外的安排。这也许是一种遗憾。但是，我想，文学这东西变成专业未必是好事，这种‘职业病’我是受够了。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生的滋润和补充，把文学当作赖以生存的手段和方式，总有一点不妥。我很羡慕那些有一个正式的职业而把文学当作业余爱好的那些人。在他们，文学就不是一种‘苦役’，而是一种兴趣和享受。”在谢先生那里，写率性而为信手拈来下笔万言倚马可待的散文随笔之类的文字，因其“业余”就成了一种享受。遗憾的是先生总是日理万机事必躬亲，这样的文字远不如“苦役”中“熬出”的文字多。于是，我们会认为谢冕是一个“唯美主义”者。

谢先生经常出访国内外，大都是对方的邀请，好像他还没有享受过“公派”出国的待遇。在完成邀请者要求的演讲或交流后，他有机会目睹了不同的自然风光和人类文明。这是他散文随笔重要的题材之一。但这些文章中的谢先生，显然不是一个纯粹的“游山玩水”者，他在欣赏造物主的鬼斧神工，慨叹大自然的亦真亦幻，惊异人类创造伟力的同时，也总会想到自己国家发生的事情，想到他亲历或目睹的现实。他曾写过两篇花园都市维也纳的文章。我们读到了这样的文字：

“三年后的一个元旦之夜，我从噩梦中醒来，眼前依旧翻涌那一片难泯的血污。维也纳的乐声唤起了一片生意，它令我忘却昨日。古典的交响乐声中端坐着盛装的维也纳：西服、领带、长裙、项链、香水和鲜花。乐队指挥的燕尾服，闪光的铜号长笛，又是鲜花、谢幕和掌声。最后是拉德斯基进行曲，台上和台下，有节奏的击掌，四座同歌！曲声尽处，人影依依。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然不仅仅是一场音乐会，它同时也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向欧洲伟大文明致敬的仪式。“它显示着修养和情趣。……尽管年年如此，却总是年年如此的认真、充满兴味，最要命的是，总是这样的高雅，高雅得让人嫉妒。”对音乐和高雅的意属，我们仍会认为谢冕是一个“唯美主义”者。

但是，就在欣赏这高雅音乐的同时，电视里还播放着另一个晚会：“那里是一台中国的新年节目。两个穿长衫的男人头上各翘一只小辫，脸上好像都抹着白粉。他们品位不高的逗乐引发了一阵又一阵的哄笑。这里的喧闹和世界另一边的安静、肃穆、有节奏的击掌，这里的小辫、花脸和那里的香水、项链、曳地的长裙造出了反差。无情的对比构成了心的蒙羞。”还有，在维也纳的“金戒指”内环大街上，他看了“两侧展出连绵不断的建筑物。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从哥特式到巴洛克式，所有的建筑都保持完好，虽历经世纪的沧桑而不改容颜。……这里尊重文化的品格让人嫉妒，这里的一尘不染和彬彬有礼也让人嫉妒。还有，在那些最古典的建筑群中，竟然也容纳了最现代的建筑物，雍容典雅之中居然允许最异端的‘怪物’，它的包容性和大度也让人嫉妒。”然而回望故乡，古城被摧毁，园林在消失，垃圾掩埋城市，污水倾注河流。而所有的道路“都在翻掘，翻掘，再翻掘”。看到这些文字，还能认为谢冕仅仅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吗？

在国内，我们所到之处如果遇到记者，他们总会问上一句：“我们这

里有什么变化？”事实上，当变化太多，变得没有章法或唯变是举的时候，我们宁愿看到那些没有变化的东西。谢先生肯定也有类似的想法。他看到家乡旧居后面那片梅林消失的时候，他“拥有的怅惘和哀伤是说不清的”；看到北京城甚至大学院墙上，撕了贴贴了又撕的“花柳病”广告时，他想起了“这民族的劣根性，它的冥顽和麻木说明痼疾的深重”；看到苏州街重修之后，秀丽的景色被一排挡遮蔽，他震怒了：大小围墙是为了遮人眼目，只因这是一个“农民王国”，苏州街的排挡，“挡住那风景是为了不允许人不花钱就能看到那绿树、那曲水、那挑在树梢的酒旗”。还有许许多多，在各种风景中，谢先生总要洞穿那些弥漫四方的污浊气息或胆大而无知的妄为。这时，我们还能认为他仅仅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吗？

这时，我想起了谢先生另一篇不大引人注目——也与时尚相去甚远的文章：《寻找雨花台》。他在文中写道：

那些死去的人都是一些崇高的人。雨花台埋葬着敢于为理想献身的人们。在人类社会，那些拥有理想者无疑属于这个社会的优秀分子——先不论他们的理想属于何种形态。有理想的人，比浑浑噩噩的人、醉生梦死的人更有益于社会的前进。因为他不满足现在，他有对于未来的希求。在各种各样“理想主义”者中，能够为自己的信仰去牺牲的人——就是说，他不是一般地相信什么，而是能以生命去殉自己的目标——更是一种超凡的伟大。雨花台埋着的就是这样一些人。

在时尚引领风潮的时代，敢于说出自己诚实的体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90年代中期，世风已变，随意嘲笑或诋毁那一代有理想的仁人志士已经不当做一回事。谢先生当然不会为风潮左右，但在那个时代，他不是在为雨花台烈士说公道话，这没有必要，他是在这些亡灵面前言说他自己。

这种情怀，曾伴随他走过青年时代，我相信至今他还是没有改变。他那代人的青春让人羡慕。

谢先生无疑是一位美文作家，他诗意的文章饮誉文坛。他崇尚文明、高雅和与美有关的一切事物。但他决不仅仅是一个“唯美”作家。他所接受的教育和传统以及他内心的要求，决定了他的情感方式和关注的问题所在。这和倡导“纯文学”的批评家们是大异其趣的。他有一散文名篇《永远的校园》，北大校长许智宏在2005年本科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引用了谢先生文章中的话。他说：正如谢冕先生在《永远的校园》中写到的，“……因为这里是一块圣地。从上个世纪末叶到如今，近百年间中国社会的痛苦和追求，都在这里得到集聚和呈现”。谢先生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的痛苦和追求”。因此，他甚至反对为“唯美”而唯美的艺术，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各种奇异的文学观念还前赴后继此起彼伏的时候，谢冕先生重申了“文学的使命”。当“教化”成为文学唯一要求的时候，他反对“教化”，当文学的“教化”功能被要求抽空的时候，他却强调文学家行使这一职责。他发现了一些人对伟大文学家诸种言说的断章取义甚至偷梁换柱。这“有意的忽略”“不是装作没有看见，便是装作毫无所知，因为，这些话多少都在批判着他们的失去历史记忆和对事实的麻木不仁”：

加缪说：“为艺术而艺术的真理，其实不过是喊出了不负责任的声音罢了。为艺术而艺术是一位超然艺术家与世隔绝的消遣，确实也是一个人人为的、专门利己的社会矫揉造作的艺术。这种理论的逻辑结果就是小团体的艺术，或者是那种靠着装模作样、抽象观念以及导致整个现实毁灭而存在着的纯粹形式主义的艺术。这样，少数几部作品打动了少数几个人，而多数粗制滥造之作则腐蚀其他许多人。最终，艺术便在社会之外形成，而与其活的根源却断绝了关系。渐渐地，即使是颇有名望的艺术家，也只好孤

独寂寞。”他还说：“不負責任的藝術家的時代結束了。當藝術自由的唯一目的是保證藝術家安逸舒適時，它就沒有多少價值了。”薩特的話同樣強調了文學對世界的介入，指出文學並非與世無涉的事業，他說：“不管你以什麼方式來到文學界，不管你曾經宣揚過什麼觀點，文學把你投入戰鬥；寫作，這是某種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開始寫作，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你已經介入。”他特別提出勸告：“作家應關心人們所寫的時代，為同時代人寫作，為改變我們周圍的社會出一份力。”

謝先生是借助加繆的話來表達他的文學觀念，也是用心良苦。我之所以原文照搬地大段引用，意思是說，謝先生這番話距今已經十几年過去了，但他忧虑的那些問題不僅沒有得到緩解，而且愈演愈烈有增無減。在這個慌慌失措的“文化亂世”，文學正在失去它的精神方向。文學的英武氣象已蕩然無存，它的甜蜜和卑瑣幾乎慘不忍睹。它藝術上的成熟和氣質上的卑微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此，文學已經不再屬於這個時代。

謝先生是一個熱愛肖邦、熱愛雨果、熱愛雪萊的知識分子。他外在的達觀性情不能遮蔽他內心深刻的忧患和批判意願。他熱愛美的事物，但通過美的事物他要暴露不能容忍的丑惡，他要通過美的事物讓世界的丑惡有所顧忌無處藏身。因此，他的那些美文就不仅仅是“唯美”的告白。這就是90年代散文隨筆中的謝冕。我之所以選擇謝先生90年代的散文隨筆來談論他，是因為在一個大轉型的時期、在一個慌亂而難以作出文化選擇的時代，是最能夠體現一個人的鎮靜、勇氣和洞察能力的。他那個時期的文章為我們顯像了另一個真實的謝冕：一個熱愛生活、熱愛藝術、熱愛鄉亲和朋友，同時這個世界的一切都與他有關的謝冕。

一个歌者的浩茫心史

2010年3月，张炜出版了经过20多年创作、45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它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铁凝评价这部小说是我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认为“作品对于人类发展历程的沉思、对于道德良心的追问、对于底层民众命运和精神深处的探询、对于自然生态平衡揪心的关注等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由于时间的原因，《你在高原》的巨大成就批评界还没来得及充分研究和阐释的时候；三年后的2013年2月，张炜又出版了他十八卷本、400多万字的散文随笔集。仅凭这两个400多万字的作品，张炜足可以步入当代中国伟大作家的行列。

当然，一个作家是否伟大，并不取决于他创作数量的多少——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一首冠全唐。但是，这个极端的例子只能发生在古代中国；进入现代之后，“鲁郭茅巴老曹”除了他们文学的天才和思想的深邃，如果没有等身的著作，要想在灿若群星的民国脱颖而出并成为百年中国经典作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创作数量在今天同样

是对作家考量的重要指标。当然，我要说的不是这些。在我看来，“张炜散文随笔年编”的重要，诚如出版者所说，它表达了“中国文坛最沉静最纯粹的精神守夜者”几十年的精神历程，它是一个“心事浩茫”的歌者对“隐匿心史”的“畅谈录”，是一个“奔跑女神”“芳心似火”的“纵情言说”；当然，它是一部有根也有来路的大书——它的根，就是张炜的故地万松浦，它与张炜故乡的土地和父老乡亲有关；它的来路，就是从故乡出发的张炜，面对三十余年的中国历史和个人精神履历的浩茫歌吟与记录。

要全面评价张炜三十余年来的精神履历和记录是不可能的。这里我只想讲一件事情，这就是1993年代的张炜。1993年，知识界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在这场讨论前后，张炜发表的几篇文章不仅预感到“1993年好像是很特殊、很重要的一年，起码对于文学是这样。在新时期文学的短暂历史上，哪一年也没有这一年怪：像开端又像结尾，很匆忙又很迟缓。”（《九三年的操守》）“现在国家正在发生很重要的事情，出现了很多陌生的东西。原有的话题不再令人感兴趣。无论是就一个人、一种心境而言，随着时间的延续，人们都可以走进这样一个感觉：对很多事情正在失去热情……表现是多方面的，主要一个是无言。”（《精神的魅力》）于是他愤懑地发问：“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你还要忍受多久？快放开喉咙，快领受原本属于你的那一份光荣！我不但是痴迷于你的吟哦，我还要与你同行。”（《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而且他的一些文章也成为这场讨论具有代表性文章的一部分。比如1993年3月21日《文汇报》发表的《抵抗的习惯》等，他号召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抵抗投降”。对他个人而言，他能寻找的只是“忧愤的归途”：“即便到了今天，即便人类心灵上的秩序如此混乱，高贵与卑贱之分还会依然存在。我们仍然这样认为，并以此抵挡着自己的堕落，也抵挡‘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着’的孤寂与忧伤……。”（《忧愤的归途》）这就是一个歌者在1993年前后的浩茫心史。

说张炜是一个“歌者”，是因为张炜本质上是一个诗人。这并不是说

张炜在他的行文中多用诗人的语言方式和情感方式，重要的是张炜的理想主义情怀。面对一个红尘滚滚的世界，他有“抵抗”的勇气和决绝。1995年，张炜写了一篇《心上的痕迹》的文章。他说：“现在不断有人怂恿人民去经历金钱的冒险体验，去消受可能来临的豪华和富丽，其实这是虚幻的泡沫。那些没有根基的楼堂、华丽的宫殿都会倒塌，那些刺耳的音乐也会中断。一个民族如果走入了不幸的狂欢是非常可怕的。”张炜不是一个“先知”，但是将近二十年过去之后，张炜所说的这些不期而至——当下的中国仍然走在这条冒险的路上。

张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一个有强烈批判精神的作家。但是，面对中国现代性“未竟的方案”，他又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作为作家可以呈现他所看到的，他不能或难以改变这一切。但是，作为一个歌者，他依然在歌唱，依然芳心似火“纵情言说”。这就是张炜对历史、自然、爱情、友谊、风俗、哲学等的畅想。当然，这就是我们想象和期待的张炜。

2013年8月21日于北京寓所